

第一章

天蓝年代

之所以称小时候叫天蓝年代，是因为记忆里那时很少下雨，总是蓝天白云……

——韩寒：《兄弟成长于天蓝年代》

上海市金山区^①东北角有一个古镇，叫亭林镇，旧有“亭林八景”，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在亭林镇东村13组，1982年9月23日这天早晨，一阵响亮的哭声，一个叫“韩寒”的男孩出生了。与别的孩子不同，这个孩子早早地有了自己的名字，早到他还是负岁的时候，他（她）便叫“韩寒”。这源自孩子的父亲韩仁均，因为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曾在报刊的角落里发表过一些豆腐块文章，笔名“韩寒”，韩仁均显然对此不过瘾，他对“韩寒”二字情有独钟，决定把它用在自己将来的孩子身上。

① “1997年5月12日，原金山县与石化地区、石化实业公司联合建政，撤县建区。”——韩仁均《儿子韩寒》。

关于刚出生时候的韩寒，其父韩仁均是这样描述的：“别看韩寒现在像模像样，但当时襁褓中的韩寒皮肤绯红，双眼紧闭，而且鼻梁也似乎有点塌，整个儿一个丑小鸭……就像当初我们和谁家换错了一个婴儿似的，韩寒也真的越长越‘顺眼’了……后来，当人们知道韩寒不是生于寒冷的冬天而是生于气候适宜的秋天后，又问我：‘韩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寒’？我说没什么意思，只是好记、好叫……”要是30年后那些喜好“质疑”的人们再不人道点，完全可以纠缠说韩寒不是韩仁均的儿子，哪有父亲不知道儿子名字意思的，哪有外貌前后相差这么大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韩寒的童年便是在亭东村度过的，这里广阔的天地造就了他以后一向无拘无束的性格。韩寒是幸运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他有幸赶在了出生地还没被城市化的年代来到了这个世界。作为上海郊区的农村，这里的发展远远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当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还在玩弹弓的时候，韩寒已耍上了玩具手枪；当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还在乘板板车的时候，韩寒已骑上了自行车。韩寒从小就喜欢骑自行车，小时候练就的车技到长大后还很受用。但亭东村还是比较具有村野气息的，韩寒在这里还可以钓龙虾、玩“皮球”、挖竹笋，这些爱好一直保存至今。韩寒后来在比赛的间隙常常跑回老家钓龙虾，当获得美国《时代》杂志影响世界百位人物时，他还调侃说自己正在乡下挖竹笋。

正是这样的乡村培养了韩寒后来经常强调的“情怀”，这种情怀对于今天生长在城市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到了。出生在城市的孩子，像囚犯一样锁在百平方米的风子里，自顾自玩着各种高科技玩具，甚至连大杂院长大的王朔也比他们幸福。在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看来，人的退化是从城市开始的，他把城市看作“人类的动物园”。相对他们，韩寒的童年生活更像是一个充满乐趣的“百草园”。

村里和韩寒一块长大的有晓峰、春峰、春平、伟弟、沈超、澄澄，他们

一块打弹子、钓龙虾、看《葫芦兄弟》，在村小学的矮篮筐里练习投篮，把《忍者神龟》《圣斗士星矢》的剧情重新演绎。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是很多人差不多都忘记了，唯有在高速旋转的城市疲劳奔波的间隙才偶尔怀念起，或者在多年后重逢当年的玩伴时笑谈起。与我们不同，这些儿童时的玩伴改头换面后常常出现在韩寒的文章和小说里，甚至是MV中，所以当我们阅读《像少年啦飞驰》《1988》这些小说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真实可感的童年描写，正是来源于韩寒自己的经历。

除了这些，韩寒小时候的另一玩伴是狗。韩寒和他母亲都属狗，他们都很喜欢狗，先后养过8条狗：一只小黄狗、不太漂亮的小花狗、不能称为黑狗又不像花狗的小狗、在街上花200元买下的一条可怜的病狗、袖珍小狗、漂亮的斑点小狗、金黄猎犬木木、金毛憨憨。此外，韩寒还时常暂时收留一些流浪狗，比如那只“红白来的狗”。在这些狗中，韩寒最喜欢的是木木，他曾经还萌生过写一本书叫《不死的木木》，不想木木死了，死于“韩白之争”期间。韩寒托父亲把它接回几十公里外的亭林老家安葬。韩寒现在的博客头像就是木木，这是后话。

韩寒在童年时期投入很深感情的一只狗，就是家里养的第一只狗。那时候韩寒还在念小学低年级，放学回家便牵着它玩耍，“在村里走来走去，爱不释手”。后来小黄狗误吃老鼠药死了，韩寒大哭一场，要父母好好埋葬小黄狗，让它入土为安。

从养狗的经历中，可以看到韩寒的情怀和爱心是从小就养成的，所以韩寒在杂文或是小说中体现出的悲天悯人，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扎下根基了。韩寒的文章表面风格常给一些初读他文字的读者“盛气凌人”的错觉，读者如要在文章中体味温暖与爱，需要一颗同样具备情怀的心。正如我一个朋友说的：“韩寒就是太善良了。”

在这样的乡村生活中，或许再加之本性使然，韩寒还养成了一些后来为

人诟病的自由散漫的作风，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全然提不起兴趣，丢三落四，东西往家里随便一扔，玩具在哪里玩就忘在哪里。这也使他和爱整洁的母亲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矛盾，上高中后成为室友“讨伐”的对象，因为他常常因毛巾挂歪了导致寝室文明分被扣。自己独立出去以后，还在钱包里写字条让捡到的人归还钱包（他写道“钱尽管拿去，而且还可额外加一部分，因为钱包里的证件对我太重要了”）。韩寒的这些性格让他不适合过集体生活，他与规则、体制决裂的根，也许早在那时就埋下了。因这散漫的性格，韩寒与规则第一次打交道就把“官”弄丢了，这是需要展开来说的。

1987年2月13日，韩寒进入幼儿园。

1989年9月，即将9岁的韩寒进入了亭林镇中心小学。与后来的情况不同，韩寒小时候很讨老师的喜欢。他思维活跃，知识面相对同龄人较广——韩寒在初识汉字以后，就常常熬夜看《故事大王》等刊物，并且还在《故事大王》和《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则小幽默笑话。这些知识的积累以及天生不服输、求真的性格，使他居然敢在一次考试后指出老师把自己的卷子批改错了，并且当场翻出《新华字典》作证说“一座桥”也可以写成“一坐桥”的，所以自己的语文成绩不是99分，而应该是100分。老师自然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

韩寒小学时品学兼优，还当过三好学生。当然，这并非现在城市里的小孩被迫接受的那种填鸭式教育的结果。韩寒没有被家人要求去学钢琴、舞蹈之类的课外班，他的学习都是自由和兴趣式的，看书也只是爱好而已，就如同我们在一张照片中看到的那样，他7岁时就已经用粉笔在地上练习写字了。尽管后来他一度调侃说他字写得好是因为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抄出来的，但我们却不可忽略掉这从小的启蒙与训练。

家长为小韩寒唯一报的兴趣班是摄影，跟着学校的翁老师学习，而这也

是韩寒父母发现他确实对此感兴趣才做出的决定。韩寒跟着翁老师学光圈、速度、用光、构图，拍掉了不少胶卷。这个摄影爱好持续了下去，以至于后来还发展成韩寒导演MV的行动。长大后的韩寒也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在无法确认韩寒小说中所展现的犹如电影似的一幕幕情节，到底是受了看电影的影响，还是小时候对摄影的痴迷已经埋藏着影响日后文学叙事的因子。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否定童年的生活对自己将来的影响，谁敢说小时候画鸡蛋与达·芬奇后来成为一个画家没有关系；康定斯将自己早年对音乐的喜爱融入绘画中，获得了“画音乐”的美誉；《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把自己小时候学绘画的经验用在小说的描写上，以至于小说色彩感强烈，被李小江教授称作“写绘画”；导演费里尼和托纳多雷不约而同地将童年记忆搬进自己的电影里，才有了《阿玛柯德》和《天堂电影院》。可以说，韩寒的童年离不开环境教育，离不开老师和家长的教育，特别是后者，他有一个开明而有爱心的父亲，有一个能写一手好字和好文章的父亲，有一个注重培养儿子心理承受能力的父亲。若干年后，已为人父的韩寒在文章中写道：“自己也要向父亲学习，如何做女儿的好父亲。”

作为父亲的韩仁均对儿子韩寒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尽管后来韩寒无论是写字还是作文都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于韩寒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文学的“天才”，这已不太可考。其实所谓天才，不过是在某方面有着一点天份和执着，再加上若干后天事件共同铸造的产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说话。某些人抓住韩寒三年级的一篇短作文，评论说根本看不出文学天才的影子，这实在是无稽之论。尽管我们已经可以从这篇作文中看出韩寒不服输的气概，但韩寒关于创作的冲动还没被激发呢，创作的因子还隐藏在体内呢，看的书大多都还是童话呢。

由于小学时候韩寒的成绩还不错（虽然由于粗心从来没考过双百分），因此在一次班委选举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候选人之一。韩寒自己参选的是

班长一职，当时选班长的还有另一名同学。最终的结果是韩寒全票通过，而那个同学却比韩寒少了一票。很显然，韩寒自己也给自己投了一票。老师认为这孩子不谦虚，哪有自己给自己投票的道理，于是改让韩寒做学习委员，那个同学当了班长。可韩寒的学委一职也没当多久，由于他的粗心大意，他把小组长们交给他的作业本忘在了抽屉里好几天。于是老师借“停职察看”，免了韩寒的职。第一次做“官”的韩寒就这么把“官”弄丢了。

老师认为韩寒不够谦虚，这算是预见对了。后来上初中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不够谦虚，而且是非常不谦虚：有一天，韩寒看着图书馆的书，信心满满地对父亲说：“这些书我也能写，而且比他们写得好。”

第二章

像少年啦飞驰

自从我懂事以后就对每所我念过的学校充满失望。而更令人失望的是，在我进那学校之前，总是对它们充满希望。

——韩寒：《像少年啦飞驰》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是1957年出生，4年中学^①读完后在村里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参加了考试，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刚进校还没开课就在体检中查出患有乙型肝炎，按当时的规定，他要在学校的医务室里隔离，每隔一段时间查一次。10个月后，他的检验结果还是肝炎，于是被劝退学。“因为大家都‘谈肝色变’，我在病房里也很识相，所以还没来得及认识一个同学就离开了学校。”

因为韩仁钧是考取过大学的，回到家乡被安排到亭新公社的文化站工

^① 当时还不分初高中，中学总共4年，叫中一、中二、中三、中四。

作。这个时期陆陆续续写了些故事及散文发表在上海的《故事会》等刊物上，但只是少数几篇才用笔名“韩寒”，大多数文章还是用的自己的名字。韩寒出生那年国家开设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韩仁均毅然选择了华东师大中文专业的考试，两年半后，拿到了华东师大的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有了这个文凭，在1985年文化站转体制时，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镇，到1994年年底，金山区要办《金山周报》时把他调了过去。

其时韩寒的小学生涯也接近了尾声，韩仁均就交了几千块钱的借读费，将韩寒转到了位于县城朱泾、教学质量等各方面都比较好的罗星中学就读。跟中国所有的家长一样，韩仁均有所考虑：一方面是罗星中学学生进入市重点高中的比率高；另一方面则是想让韩寒和县里读书的尖子生搞好人际关系，这对将来韩寒出来工作可能会有所帮助。

1995年9月，韩寒正式到罗星中学就读。差不多与此同时，为了照顾韩寒读书，韩仁均一家举家搬到朱泾。开始的时候借住在亲戚的空房子里。房子很小，只有一间，而且没有卫生设施。不光他们的房子没有，这一片老房居民区都没有，所以一到早上，公厕的门口就排成了长龙。韩寒则常常抱着忍到学校解决的态度，并自嘲“忍是一种美德”。后来，我们看到《长安乱》中对茅坑和“忍”乐此不疲地描写，或许就是来源于这段记忆。

对于罗星中学，我们可以从《三重门》开篇的这句话中大致看到它的影子：“那学校门口‘先进单位’的牌子都挂不下了，恨不得用奖状铺地。”让人意想不到的，韩寒读的还是尖子班之一的初一（14）班（共4个尖子班，10个普通班）。进去时摸底考试，韩寒3科共考了273分，平均91分一门。韩寒心想还不错，可以进前十了，结果成绩单出来，排在42名，而全班只有54个学生。韩寒倍受打击，好在不久后语文课的第一篇作文《我》为他找回了一点信心，这篇自我介绍的作文得到了语文老师也是当时任学校副校

长的彭老师的高度赞扬。

初到县城的韩寒，对那里的生活还不是很适应，周末常常回老家玩。好在他兴趣广泛，除了看各种各样的书，他此时已经开始接触《南方周末》，还踢得一脚好球。更重要的是，他初二时已经注意到了隔壁13班的一个女生。他的注意力为什么不在自己班而在隔壁班，并不是因为自己班的女生不好看，12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后，韩寒还在博客里开玩笑说：“依照现在我见过的许多美景和许多美女的标准来看，我们班级的女同学还是普遍很漂亮的。”那为什么非要看上隔壁班的呢？自然是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很奇妙，也很奇怪，很难言说”。但韩寒还是不无调侃地说：“当时我信奉‘兔子不吃窝边草’，然后老师为了更好地监控我，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第一排，所以‘好马不吃回头草’。”到后来，韩寒和这个女生之间故事发展的版本就已经有点像《三重门》里的林雨翔和Susan了。韩寒的这次恋爱几乎全校皆知，因为那女生和Susan一样，成绩好，人又长得漂亮，是班花。

也是在初二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韩寒班里报800米长跑的同学突然身体不适，跑不了了，这时班主任找到韩寒让他顶上去。在前一天还因罚站四节课双腿麻木的韩寒，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居然一路领先。叙述到这里，便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其父韩仁均在《一个人的潜力》中写的“一路领先，跑了全校第一名”；另一个是韩寒在一次访谈节目里说的，内容更加波折玄乎：韩寒以第一名的位置跑完了两圈，便兴奋地冲过去跟同学相拥而庆，这时旁边的同学才告诉他比赛还没完呢，因为这个跑道非标准的400米跑道，只有250米，所以还有一圈多。此时后面的同学已经纷纷从韩寒身边超了过去。在大家都认为毫无希望的情况下，韩寒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迅速追上了前面所有的同学，再次领先获得第一名，并一举打破了800米校纪录。到底哪个更真实一些呢？其实两者都有可能，后面一种看着玄乎，但你只要联想到后来韩寒长跑的壮举就不难相信了。但有人认为，因为这是韩寒在一个电视节

目中叙述的，且韩寒是一个作家，很有可能采用了文学的修饰以助长听众的兴致。

韩寒作为长跑运动员的潜质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发掘了出来。在同年罗星中学的运动会上，韩寒参加1500米长跑又破了校纪录。班上用班费奖励了他两张专辑，一张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还有一张是张信哲的《挚爱》。这差不多也是韩寒最早接触的流行音乐。在1998年金山区举行的全区中学生3000米迎春长跑比赛中，韩寒获得了全区男子组中学生第一名。因为跑步路段是区政府所在地的杭州湾畔的石化海塘公路上，韩寒还不无幽默地说：“那种地方挺适合长跑，跑累了，看一眼无际的海，朝前继续跑。”正是这项无意中被发掘的长跑能力，后来在他进入松江二中的征途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韩寒并没有继续发展这项特长，自古文武难双全，韩寒无疑是做到了，尤其是在“武”，韩寒离开学校以后虽说没继续开发长跑，却开发了另一项体育赛事——赛车，并获得冠军。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各种各样，就像韩寒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不像赛车，谁开在前面决定一切。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竟有人说赛车不环保，嚷着要和韩寒比试跑步，一不小心又撞在了别人的另一个强项上。

也是在初二的时候，大概春节前后，韩仁均带韩寒去县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因为“韩寒对课外书籍的涉猎越来越广泛，我们这点工资远远满足不了他买书的要求”（韩仁均）。至于韩寒这期间看了些什么书，除了初一就看了一遍、后来又反复阅读的《围城》，其他已无从可考。肯定比一般中学生看的书多，但远没有他文章中涉及的书名那么多。原因很简单，跟很多爱好文学的少年一样，韩寒也有一个自己的摘抄本，这个摘抄本除了摘抄自己看的书本身的内容，还摘抄看的书中引用的别的作家的语句，而且以后者为甚。加之韩寒喜欢看的书多为民国时期的，那时期书的注释是比较多的，所

以可以想见韩寒这个神奇的摘抄本摘了多少东西。

其实，使用摘抄本在作家中是比较普遍的，比如周国平曾出版过一本书叫《风中的纸屑》，透露这本书里的内容大多是自己平时用小纸片记录的一些零星的思想片段。更为显著的例子发生在贾平凹身上，该作家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一些语句或段子，在文化界引为美谈。甚至在他的小说《废都》里，主人公庄之蝶常常和一帮文化界人士开座谈会，席间大家畅所欲言，但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某个作家讲了一席话后提醒其他人：“刚才我说的你们可不能写进文章里，我自己要用的。”

一些人搜集了韩寒早期文章里引用的书目，并据此得出数量之大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能够阅读完的。这是一个多大的逻辑陷阱啊。作为理科生的某些人完全没有想到写文章居然还有这一招，更不知道这在文学少年中间尤为普遍。少年皆爱扮成熟，装博学，文学少年扮成熟装博学的方法就是摘抄本，写文章的时候把自己摘抄本上的内容用进去。这其实很容易的，让文章稍微拐一下弯就是了，而且有的时候更甚，就像后来韩寒回忆的：“别人是为了写文章而引用，我是为了引用而写文章。”而且，如果更聪明的话，你完全可以买几本工具书，随时把工具书上的内容用进自己的文章里去。这招在现在的大学生中也存在，比如购买几本《后现代理论百科全书》《中西方哲学辞典》《中外作家词典》，在写论文的时候把词典里的东西往自己论文里塞。写文章和论文不同的一点就是，不必为自己的每一处引用详细注释，只需引用作家名和书名来吓倒别人就行了。现在大家拿引用之多来质疑有人代笔，正说明了你们被这种“假装的博学”骗过去了，被一个聪明的少年骗过去了。

那个年代用“摘抄本”写文章的少年很多，但毕竟最终只出来了一个韩寒，这说明即便是相同的方法，也有做得好与不好之分。作为同一方法的过来人，我不得不说，不到15岁的少年韩寒在这方面做得是相当成功的。初中

时期的代表之作就是《书店》。

话说韩寒在金山区图书馆看了一些少儿报刊上的文章后，认为那些文章写得太烂太幼稚，自己完全可以写得比他们好。于是，1997年的整个3月份（这时候是初二第二学期），韩寒一连写了十多篇短篇小说、散文，大部分都寄了出去，连底稿也没留，有的石沉大海，有的发表了。最先等到的是江苏《少年文艺》编辑饶雪漫的回音，说《弯弯柳月河》（后来收在《零下一度》的时候改名《傻子》）准备刊用。据若干年后饶雪漫回忆，当时《少年文艺》杂志社正在进行人员调整，韩寒的稿件与别的稿件一起散落在地，饶雪漫刚刚来到杂志社，见地上有未拆封的稿件，便拆开来，这一拆，打开了一个少年通往写作殿堂的大门。

《弯弯柳月河》发表后^①，韩寒很高兴，去外面吃了一顿自我祝贺。这种高兴是刻骨铭心的。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发表文章后的情境，当时是收到一个信封，信封里除了一张汇款单什么都没有。但这已足够让我高兴了，高兴的倒不是汇款单上写明的120块钱，而是自己的文章终于发表了。我把那120块钱从邮局取出来，用纸包好，放在衣柜的最深处，并对自己说：“不到下一次拿到稿费，我坚决不用这120元。”可是我等待下一次发表文章的时间实在是有点漫长，等到没钱花了，终于忍不住拿出了这120元当生活费。

韩寒比我幸运，很快（两个月后，9月刊）他的第二篇文章《书店》也发表了，并且还附了《少年文艺》编辑的简评：“把自己的笔瞄准了书籍出版中的弊端，用少年纯真明亮的眸子，透视出当代图书种种可笑可悲之处，毫不留情地将其中的荒谬乖戾、欺骗人、蛊惑人之处揭示出来。在写法上，借用了杂文常用的勾勒形象、比喻、夸张、幽默嘲讽等手法，把漂亮外表下的种种花招解剖得淋漓尽致，思想开阔，想象丰富，随手拈来，左右逢源，辛辣

^① 发表于1997年江苏版的《少年文艺》7月刊上，这是韩寒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块字。

老到，冷峻犀利，让对手在狼狈中无处可逃……”可谓极尽扬誉之辞。

在韩寒寄出去的文章里，还有几篇发表在广东的《少年少女》、上海少儿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其中在《少年文艺》1997年12月号发表的小小说《新老师》还获得了当年度该刊的好作品奖。

1997年3月是不是韩寒第一次创作文章？韩寒没明确说，但我的看法是，不是的。前文已经说过韩寒有一个摘抄本，那韩寒在3月以前就有零星的创作了。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中写道，韩寒是看到图书馆里同龄人的创作才激发了创作的信心，我想充其量也不过是激发韩寒创作的原因之一。

一些人说一个月创作10多篇文章不可能。可大家难道没有听说过文学史上著名的“波洛金诺之秋”么？普希金因霍乱滞留在父亲的领地波洛金诺，在三个月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叶普盖尼·奥尼金》，完成了《别尔金小说集》（包括《射击》《暴风雨》《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写成了《石客》《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列里》《瘟疫流行日子的宴会》四部悲剧，另外还有几十首抒情诗和一些评论。可以说没有波洛金诺的这三个月，就没有后来的普希金。相较普希金，韩寒一个月创作的那十多篇文章算得了什么，平均下来一天也就一千多字，任何一个写作爱好者，甚至兴许没这爱好的人都能完成。

那为什么写了这10多篇文章以后就很长时间不写了呢？我想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清楚，拿我自己来说，有一次我用10天完成了一部12万字小说后，基本上两年多来我就很少写东西了，至少没再完整写过小说，原因很简单，疲倦了，甚至厌倦了，就仿佛疯狂之后总是要有睡眠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尽管韩寒的文章发表了一些，但那毕竟是寄出去半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之前完全没底。一个人写作不能发表是很难坚持写下去的，我们常见的例子就是多年以后，当年的文青已经去搞学术或者“泯然众人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韩寒进入初三了，中考渐近了。

平心而论，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除了《书店》较有思想和较成熟一些，其他的基本上还属于少儿习作，还很稚嫩。所以，一些人称这些发表的文章是韩仁均写的。然而一个成年人就算文笔再差，也绝对写不出那些如此稚幼的文章，这种文章恰恰只有韩寒那个年龄段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相对于人们对《书店》一文的赏识，当时韩寒的班主任对此文并不感冒，或者说严重感冒，说《书店》一文恶心，文笔下流。这大概就是中年人所特有的感觉使然了。其实，这也正说明了此文非某些人指出的是所谓的中年男子所写，因为中年男子即便有此种猥琐嗜好也不会写在文章里。更何况，中年人对这些所谓的“黄”已经习以为常，并没有懵懂少年看世界时那般敏感，而且中年人出于世俗压力，没有谁愿意表现自己的猥琐。而敢作敢为的少年韩寒，他才不管那么多，甚至为了装成熟，为了凸显效果，他还要极尽夸张之能事，把事情往“黑”了说。可能在常人的眼光里，初中生应该是阳光的，所以尽管《书店》一文获得了编辑那么多的赞词，而当年的优秀少儿习作奖却还是颁给了韩寒的另一篇小说《弯弯柳月河》。韩寒自然对老师的评价很气愤，当即宣称：“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初中部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超过我韩某人。”

韩寒这种不服输、不低头的性格自然将他与老师的关系推向冰点，一度被老师孤立，孤立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位置弄到讲台边上。那位置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排了，比第一排还超前呢，差不多与老师“平起平坐”了。这不光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对视力也是严重有害的。好在韩寒眼睛质量可靠，只落下个轻度近视。

但其实此时韩寒的成绩还不算差，虽然在班上处于中下，但由于是尖子班，所以从全年级总体来看是中偏上的，初三一次数学测试居然还拿了满分。当时的数学老师就产生了怀疑，因为韩寒平时的数学成绩也就七八十分。就如同现在的网友们希望把韩寒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让他单独写命题作

文，当时老师的办法是把韩寒叫到办公室让他重做一遍。可想而知，当时的韩寒忍着多大的愤怒，因为这意味着对一个人人格的不尊重。韩寒强按下胸中的怒火，答起了卷子。那卷子有个地方印得不是很清楚，韩寒就问老师那里是什么。老师说：“你做过的都不知道啊！”便通过这样一种逻辑断定韩寒之前的卷子抄袭的。这个老师的逻辑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逻辑推断掺杂了个人感情，即“我首先断定你是抄的，其次我还不喜欢你这个人”。这种有罪推论再加上感情色彩的论证，甚至还不管韩寒再次答卷的结果，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你就是抄的，你就是抄的，你就是抄的嘛。”

可以想见，韩寒多年后还对学校教育耿耿于怀，这恨之根是多么早就埋下了，而且在与日俱增。这期间的一些事情对增进这种恨又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里主要讲述两件事。

据韩仁均说，老师向家长告韩寒的“状”是家常便饭。有一天，韩仁均正准备去上班，接到了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无非是说韩寒作业没交什么的。每当韩仁均看到学校来的电话就很不是滋味，你让一个父亲老是听到自己儿子昨天今天怎么怎么不好，而且听得多了，火气是难免的。但是又不能对老师发作，所以大老远赶到学校，只好把火都发到了韩寒身上。韩仁均说自己当时失去了理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并说，“也许，韩寒会为这件事记恨我一辈子；也许他会理解一个父亲的苦衷，因为他明白老师是不能直接打学生的，只能‘借刀杀人’叫家长过来，而家长过来的目的自然不是来做客而是要教训子女。”这是一个父亲的辛酸之言，我甚至暗自猜测韩仁均先生是含泪写下这些文字的。

但我想，韩寒会原谅他父亲的，或许早已原谅了。韩寒在小说《像少年啦飞驰》和《通稿2003》里都有以类似的经历作为依据的描述，我们不妨来看看。《像少年啦飞驰》开头不久就有这样几个段落：

这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铁牛去上课时，发现牛爹已经在教室里等候。同时还有陈露她爹，铁牛本来要逃，结果发现站着的陈露已经发现，只好也站住，姓刘的班主任生平第一次热情地召唤铁牛进来。刚跨进教室，铁牛的爹就一脚飞踹，让铁牛刚才那几步白走了。

我的刘班主任，外表和内在一样虚伪，她的口头禅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因为她仅存的师德告诉她，亲手打学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所以她要做的就是将这个任务下放给各个学生的家长。因为目的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而且自己还省下力气，可以有时间构思下一个挨打者是谁。

然后发生的事情可以预见了，这两个家长匆匆赶来，各踹自己的儿子几脚。姓刘的说：“你们要注意抓孩子的思想品德啊，否则我们班级的分数就被你们扣光了。要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而事实是，每个学期拿到班级评比第一名的班主任可以加奖金500块。

在《通告2003》里则是这样写的：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原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

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些读者在看了《通稿2003》和《像少年啦飞驰》这两本书后，说韩寒太偏激，描写太黑暗，他们大概是不明白韩寒当时的处境。无论你同意与否，这两本书里所体现的情绪，大致上反映了韩寒中学时代对教育、老师、学校的看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寒对家长是没有恨意的，他是个明事理的人，这些恨意早在那个时期就已经转移到老师和学校身上，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恨意也消解得差不多了。这一点我想作为父亲的韩仁均可以释然了。2007年11月，韩寒回去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见到他初中的彭老师和蔡老师时，这些年大风大浪里过来的韩寒还腿软了一下，他说：“看来很多小说和电影里一直强调的童年影响还是有根据的。”

其二，入团的事。我们知道，韩仁均和韩寒现在都是无党派无组织人士，但其实韩寒初三时在父亲的“教育”下，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参加了少年团校的学习。等到初中快要毕业时，讨论最后一批入团名单，韩寒名列其中。过来人都很清楚，初中没入团是极少数人，所以韩寒还是赶上了入团的末班车，学生团员表决的时候也通过了，但不喜欢他的老师独自把他给“拿下了”，以致韩寒唯一的一次向组织靠拢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经过此事，年少的韩寒增进了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并激动地表示：“从今以后不再申请入团了，就当个无党派人士。”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会庆幸韩寒没能入团，以他的性格，实在是没什么团队能组织得了他。但作为当时年少的韩寒，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增加了他对学校的厌恶。然而厌恶归厌恶，中考还得考。此时的他，仅仅是发表了几篇文章，《三重门》也还只是在酝酿中，像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盛事还没来临呢。更重要的是，他的女朋友，隔壁班的那个“她”，成绩很好，目标